

集部

鶴山集卷四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記

成都府録事廳題名壁記

録事叅軍之官始于後魏隋唐以來名號不一或曰東西曹掾曰司録叅軍或又為録事國朝沿唐舊制府為司録州為録事乾興元年復叅軍之號政和疑為行軍之稱而更名為掾逮建炎又復其舊雖郡州異置牧守

異長辟除選調因革靡常而大抵皆以總録衆曹糾繩違失雖長吏有過亦得舉彈號紀綱掾其任至重而不輕乃自近世雖僅為獄市帑廩之司然所關亦不小也成都為西南大都會制置安撫司所治六十州訟獄聽之録掾所掌則視他郡尤為劇寄況所事者牧伯監司之官分位濶絶傳受論鞫之事往往吏不能自達録掾持謁請問乃得關白其過寛明易事之長從容開説色受氣許此亦易易耳脫宣驕長傲之人盛氣凌壓則非

徒特自立者鮮不回撓於此又可以觀人之所存矣之於史唐人杜景佺嘗為州録遊折司馬之不視事一時高風人所欽嘆厥後仕武后朝毅然獨立使淫虐之毒不能彗羅織之焰不能煽卓然為一代名臣究其事業實權輿于是州淳化中忠定張公知益州又以秋光山色之詩得一糾曹而史佚其名是雖無杜君之赫赫而從容自得於挫偃不伸之日亦足以廉頑而立懦乃知官無崇卑士無窮達隨其職分皆足以行已及物也陵

陽鄧君萁嘗諗予曰録舊有廨歲久摧剥吾撤而新之堂序庖湢既皆塗塈而嘗仕于此者吾將求其氏名考其才劣而加警省焉乃漫不可得訪諸宿齒參諸象魏得譙公師頙而下若而人公自紹熙十四年四川類省試以易學冠同經生明年賜第又十年來居是官則予之伯母之父也有德在人今將以為題記之首盍為我志之予義不得辭則摘夫嘗仕于此而風節之著志尚之冲者以備壁記之闕嗚呼人生海内一氣聚散曾不

百年耳而人之𡊮惡一書其氏名則皆得以目擊而心論焉至其有大𡊮惡者則人人得以口誦而指數之人心之靈昭昭乎其不可欺者蓋若此然則以其昭昭于人者而見賢必思齊焉見不賢必内自省焉是記之所以告新淑後不既多乎

大宗正司記

大宗正司故與開元宮爲隣紹定四年災寓治睦親宅五年六月甲子詔以天慶坊魏惠憲王府舊址爲之屬

有司賦丈慮財為緡二十餘萬而職歲前後所發裁及其半判司事嗣秀王師彌斥其私藏以承上意自六年六月戒事至明年端平改元八月甲子落成上書屬籍之閣四大字以寵靈之門塾堂垂階廉序室公館吏舍庖湢儲峙鳩僝告功王過了翁言曰願子識之了翁謝未能也王曰子以宗伯載筆大史而子焉得辭之予惟古者官之長必曰宰曰司而周之宗官獨稱伯以别於六官之長則所以重正體謹天合嚴宗祧也或曰宗伯

嘗為宗正顔護軍辯其不然矣逮秦人始以宗正列於九卿僅掌親屬而宗廟之事屬之奉常大夫古人所以敬宗之意至漢魏隋唐迄于我朝因之不改貽陵念宗子之無所統一也始於宗正寺之外為大宗正司以皇族領之治平元年增置同知事元豐官制行又以宗室團練使以上有德望者為長而一人焉貳之若位高屬尊則為判凡以承寧弗協糾過愆違祖宗厚倫之意至是逾密矣雖然予以古制參之尚有可言者古者以廟

序宗廟曰宗廟室曰宗室器曰宗彛祀曰宗事姓曰宗盟而掌禮者由虞周以來皆曰宗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將以別姓收族寓不言之教也是故天子之元子為大宗以繼太祖則別子為諸侯者各為一國之太祖而不得禰其先王諸侯之元子又為一國之大宗以繼太祖則別子為大夫者又各為一家之祖而不得禰其先公繼別者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大夫之次子曰二宗所以副小宗或同姓而異氏也或別氏而合族也或有

大宗而無小宗也或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或無宗而亦莫之宗也或有適子之子而不為適孫也有通稱為後而不與適闕相承者同服也有宗廟之事則尸主列于太室子姓以昭穆為南北面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内賓宗婦各如其倫其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所謂世之遠近齒之長幼分之親疏盖自生長見聞周旋乎宗廟之中相示以禮樂而意已傳上無嫌偪之慮下無覬覦之心法之至善

者也況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亦齒於士也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雖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逮其可以仕也則選建明德自五等之侯兩社之輔三等之采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畧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才無大小靡一失秩此其大畧也而於其間非混然無所別異者曹文之昭晉武之穆而曹為伯甸武王之母弟八人三列公卿而五叔無官魯衛晉皆叔也而文武

成康之伯不獲是分蔡叔康叔之兄也而衛先蔡則又於胎穆長幼之中以賢否為進退以功過為先後有尚德勸能之意行乎其間士之生於王族也宗有法廟有序學有教仕有養用有别涵養成就蓋非一日嗚呼夏殷以訖杞宋后稷以訖末孫凡皆有國二千餘年雖以嬴秦之暴斡棄周鼎猶三十年覞視而弗敢遷親親用賢之效豈秦漢以來褊衷忌意凉法獘事之所及知乎國朝待遇同姓則本乎成周之意視前代之自翦其類

根無所蔭者殆不可同日語然而宗法不立無以嚴親親之等嫌忌尚存無以收賢賢之效若謂大雅不羣為善最樂與夫操觚弄翰之士固多有之若同姓之卿與國同其戚休如古人所謂維翰維城者則予謂當思所以變通之法以蕃王室以強本朝尚古人溉葉流根之意敢因王之請以所得于師友者為王誦之用答敭明天子崇寵屬籍之休命云

華亭縣重脩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歴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又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埋始至戢姦惠柔剔紛起廢一年而撙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為平糴倉又一年鳩材僝庸脩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翼而館鄉賢于夾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欵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為垣以宮之翼翼沘沘邃嚴靖深伻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議科舉者未有不嘆

辭章之靡經生學士尚論比閭之法庠塾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井牧去籍二千年矣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古治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知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為教非彊其所無也亦惟即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

深省逮已事而跋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于閭門之左右而父師者爲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間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道無聞而非正言志壹心感不見異物而遷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閭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賙而爲民父母者沉於簿書期會之衡矻矻晨夜救過不贍於是姦胥亂民緣絶爲欺吏以官爲市民以吏

為仇違其常心以陷於辟是雖曰世降俗獘已非一日
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
若哉而況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于時
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左太冲所謂高門鼎貴魁岸豪
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都而居華亭者為尤
著盖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埜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
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才以給
時須自陸士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彖先希聲猶曰

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歸然三代人物也涵養作成

此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

葛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

如推誠散利等䟽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辟邪說如寧

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

不亦間世之大儒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爲不易治令

不具官胥横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擬往往

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

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宣公自可為人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宣公為縣人而志不書其何以為行善化俗之助楊君建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要指在諸生發明為巳之學冠珮林立聽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為又嘆宣公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為表而出之其自今父詔師傳斯游斯息慨聖賢之所

學何事以無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者不數數遇也

常熟縣重脩學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攷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學新安朱子既為證其事寳慶元年祠遷于學之右然而孔堂關壊茀不加治令令會稽王爚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廼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

董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為大門北為言游之祠又東北為本朝周子邵子二程子朱子張子之祠以明倫堂居右東西為齋廬四以館士為塾二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通為屋百有二十楹而為垣以宫之且增田二百畆有竒歲助公養之費訪言氏之裔官為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别為田百畆以給其費白于州于部使者為廬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廼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宫屬郡人葉輔之敘其役以求

記于了翁竊惟朱子甞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
三事皆以發揮亡餘藐玆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甞讀
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説夫檀弓不
知何人而一篇之言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其於孔門
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
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
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游故前後
議禮者十有四皆以一言爲可否亦可以見其爲時人

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
習禮列于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頼游
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為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
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
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始亦謂然及考諸孔門之訓則
字為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
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
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

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而不得字也
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葢子雖有師道之稱然係于氏
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
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父祖
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
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稱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
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

人即是而觀則子游以勾吳孤遠之士北學洙泗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弟之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為壯縣有如游載起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

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

予自督師名還凡六上乞骸之請寓建康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過余言曰昔者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學為諸儒倡郡國祠事之惟謹是邦以先生之嘗簿正於上元也學故有祠燬也不佞嘗聞忠襄楊公通守是州日會金人大入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遯惟公自矢一死力與敵抗唾罵不絶口卒遭剖心之酷公朝義之易名忠襄賜廟褒忠今百有餘年記于麗牲之碑書于下柵之石赫赫乎其與日星儷明也燬

也生長大江之東習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公又嘗典校官宰溧陽有德於民士而學未有祠也不謂闕典歟於是即純公之祠之右繪楊公以致敬焉子為我識其事或以諗予曰二子匪其倫乎予曰儗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稷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儗倫者乎夫學何為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為仁義禮智之性禀於氣者為血肉口體之軀而心焉者

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進退在我富貴不可淫也死生在我威武不可屈也自夫學之不謀非囿乎氣質之偏則奪於利害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之有制居則求其安矣食則求其飽是心之體肫肫其仁充實流貫可以參天地可以為堯舜而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末之為丈夫也以之為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官則見得忘義見危幸

免矣彼庸夫賤隷不足責也往往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為康莊學之為何事顧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禄為足所謂成物已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耻乎跡二公之所遇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尚可優劣乎俗流世壞寇禍繁殷余嘉陶君之為是舉也足以興衰立懦不失聖賢為已之意為識歲月

公諱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人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

鶴山集卷四十六

鶴山集卷四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記

靖州鶴山書院記

某泰禧間嘗任王朝會國有大事議不合補郡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益暮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刺部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其可用即正歳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

以罪戾徙湖北之靖山囚瀨絷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慮澂神循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位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嶷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剔菑翳為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其已之遷也廼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背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老梅樨杉灌木叢篠又將尋歲寒之盟其息遊其間往輙移晷而樂極生感詠餘興嘆或靳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為子喜而子戚諸曰不然也君譽則天

也疾風迅雷甚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焉是不敬也君譬
則親也撻之流血起敬起孝親之過而怼焉則愈䟽也
或曰有一不慊則儳焉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
自獻矣曰惡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産
天地之産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
也是故窮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天德終孝子之身不足
以報親恩而余也猥繇寒遠被遇兩朝幸位從臣之末
夫使諫行而澤下事稱而意隱斯亦報國之常分耳顧

無能絲髮之益洒延蹈浚恒之戒自貽過涉之咎祇以病
朝廷羞當世之士而尚以自靖自獻為足乎昔之人量
而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衆允而後晉也夫然
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亦嘗審於所發乎過位
必色過闕必下路馬必式懷乎十目之所睎所以廣敬
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習容觀玉聲赫乎上帝之有臨
所以蓄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信友無幾微之或怍謹
獲上之道也自本諸身證諸民以及於三王百世天地

鬼神無毫髪之不合重發言之機也夫然故顯諫而君不疑盡言而人不忌而余也又有一於是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㥦㥦汲汲以求深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惡數數以取疏也衣錦褧衣裳錦褧裳慮皓皓以取汙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悻悻悻悻以忘君也而余亦未能自信於斯也嗚呼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已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吾孔子之罪

人耳矣於是識其語於室以自儆

强齋記

寶慶元年高侯德文自姑蘇介余友毛誼父而請於余曰昔朱文公嘗以强齋名吾所居室子為我書之盖侯仕淮右嘗以輸平鄰壤折其驕慢有聞于時其後監登聞鼓院憂職盡言余甚慕之今行年七十有六而服行文公之訓强善無斁余曷敢曰不可亡何侯以書來曰善矣子之禮也盍併記諸余謂誼父曰人之患制於欲

則愞狃於習則安氣柔則沈于衆形躁則苦其難有一于玆策之而莫前而倭也誘訹弗渝華皓益堅則所謂强者倭其知之矣而奚資乎余言雖然吾請爲誼父試誦所聞焉今夫天地四方與人若不相涉而古人謂此爲男子之所有事奚事也晦明寒暑日夜相代乎前此莫非事也而人由乎其中不知其爲已之所當事也是故易之大象凡六十有四而於乾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於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聖

人發此二象示人以所當事者不為不切至矣然而日
為衆陽之宗亦天下之健者而獨於乾曰自強何哉天
左旋而日右轉其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
夜而一周蓋未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財足以當晝夜
之運而天之行則常超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
一度而日常不及一度則所謂强健而無息非天行不
足以當之先正安定胡公嘗語人曰人之一呼吸是謂
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夜萬三千六

百息故天行百餘萬里然則是孰使之然哉天之强而無息也非有使之然也則人之為善其自强而不可息也盖亦無與乎他人矣天之行也左旋右復前降後升晝夜有常古今無間人之為人將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而合散消息乃為大化所驅固有由之終身而不知其然者天固不斷乎人之知人知為善也而必斷乎人之知顧得謂之自强乎嗚呼侯之請也余之記也是將愈言而愈失矣諠父以告侯請書是為記以庶幾古人

求箴儆于國人之義侯名之問字德文家故通達嘗四舉禮部馳聲膠庠其馴行可紀蓋不但如前所聞云

夔州重建州學記

廬陵李侯鎮夔之明年大脩學官成以書抵某曰夔故有學自淳熈之季帥守某侯某嘗撤而新之僅歷三紀蠹壞弗治今軍器監丁侯黼與轉運判官王君觀之嘗議更葺且病其門術弗正也爲審端焉各捐錢貳千萬市材於恭涪黔市竹於雲安大寧既賦丈鳩功會丁侯

台去余實來乃與王君卒其事各增錢千萬始嘉定十六年之六月訖寶慶元年之五月禮殿講堂齋館門序次第一新而雲章有閣從祀有象先賢有祠文會有所直宿有舍學故有李氏五桂樓今復建於東偏祠六君子其上以至庖湢竟庫黝堊陶甓率視舊加隆役成師士者脩舍菜之禮余又念堂曰明倫而無以訓迪之也乃摘六經語孟切於倫理者凡八條大書深刻而壁寘之士謂是役不可無紀也以惟子也請顧其不佞何足

以與乎此雖然嘗聞之斯民也三代之所與共學者也然而古今異俗則亦有幸不幸焉三代建學立師之制於周為詳今周官所述惟大司樂成均之法師氏王宮之教鄉遂屬民讀法之節而他未有考焉參之諸書則自二十五家之閭為塾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所以合國人弟子道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由是升之黨庠升之術序升之國學不特王公大夫士之子也鄉之俊選莫不咸在不特小樂正教以威儀也大

樂正廸之以義禮不特齒及賔介也郊人之疏賤亦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不特三歲而案比也中年而校其進否不特六鄉興賢也自遂以降至三等之國亦如鄉制蓋曰天之生斯民也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民所同有也而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故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建之學校庠序則所以為之耳目導其所嚮使充是四端行諸五典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而無不盡其分焉是先覺先知者

之責至重而不輕也又慮其篤近而遺遠詳貴而略賤也則聯以井牧書以比閭合以射鄉考以節授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夫然故民生其時出入有教動息有養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虛語也自上失其道莫知所以君之師之上以權謀利禄為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為取寵之資於是小有才者捷出居近利者速化至科目之設則士自童習已有計功求獲之志而俗日以卑其間豈無不待文王而興者然不能皆

爾而況小有才則溺愈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記覽而謂之學詞采而謂之文虛無而謂之道襲訛承陋不自覺知甚者則有口談儒術心是異端者焉夫后王君公大夫師長學校庠序本所以為時人之耳目使知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也而千百年間為之耳目者反有以誤其所向俾之曠安宅舍正路倒行逆施倀倀然無所歸蓋至于本朝之盛諸儒迭出正學中興然後士識所趨知有人已義利之辨然而二百年間篤信而

力行者猶可枚數則以染濡既久自奮維艱嗚呼生於三代者果何其甚幸邪周始於后稷夏商終於杞宋皆二千餘年有國聖賢後先治化休盛明倫立本其效固若是而秦漢以下亂浮於治士鮮常心則為人耳目者亦嘗思其故乎夔地雖陋而接壤二蜀蜀之學者自先漢之初已能方駕齊魯故史謂巴蜀好文雅今夔之諸郡則巴之故壤也重以孔明子美之所熏漬質實而近本況今幸生諸儒之後理義精明乃牧乃監又相與為

之耳目以導之使趨然則如前所謂揣摩迎合為利祿計者士既知所耻矣則反其性之所自有盡其分之所得為士亦知所勉哉謹以是復于侯而識諸牲石侯名鼎常為宗正丞兼駕部郎官令以直敷文閣鎮夔苟可以崇化善俗者無不為也

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子為記之余始聞其

語而惑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寛裕而密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盖有巧歴所不能筭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為昏為愚為庸為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為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巧盖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成逸作偽為拙之戒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為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官深文為巧者則於是激而為守拙

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
我周元公為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為記以申之
而此義蓋廣然而未能以釋然于心者彼老莊以拙用
巧也漢魏以來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
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背者
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
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且曰
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且曰予知驅諸罟擭陷

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秖所以為拙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遏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光變乾而為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為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為坎坎内實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為内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衒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

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內外賔主之辨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為記

仰高堂記

廬陵曾無疑名堂以仰高其業在車䡴之卒章其義在表記子言之之三章朱文公為書其顔厥既三十有一年而未有以記之馳書渠陽屬余余謂表記雖莫知誰

作而要言精義率居其多是章自仁有數而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為數世之仁以谷風之三為終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輶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之為詩者大抵若此春秋鄉大夫之所賦答洙泗諸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諷道豈必盡同而亦未嘗相戾也二五之運窮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本則

一故性理明義精則聲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羣怨隨遇有發豈必言自己出者齊魯韓毛之說行而後之經生學士有耳目肺腸不能以自用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故訓之末師傳未泯則猶有同異相較逌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必曰周大夫刺幽王也而攷之詩自楚茨至車舝凡十篇皆未有以見其必為風刺况曰高山之可仰也大道之可行也秉壯之不息也六

轡之相應也則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騑騑雖

雖蓋有見賢思齊不肯自已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

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

也是乃人心之至正而天理之不可掩焉者也今必惟

毛鄭之聽以為疾褒姒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

固矣乎無疑其遂以表記之云而書諸室息斯遊斯於

以求仁莫近焉而奚以吾言為雖然無疑之請也勤不

可終無一言以輔仁也夫仁聖人所罕言也必問而後

有言然且未嘗有所指而惟言乾之文言指元為仁至
復之六二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則又指初之不遠
復為仁矣何則復之初即乾之元也自姤而上陽伏於
陰至剥之坤銷鑠殆盡而介然一復之頃全體皆具其
在人焉凡一念之萌舍末而趨本遠罪而遷善者皆仁
也此非壯於克復者不能而二之休復則知所仰慕以
進乎仁者也嗚呼無疑孜孜於是訓則既知所仰慕矣
故余願以乾復之義申致其愛助之私焉無疑名三異

於是生四百四十五甲子云

積善堂記

前知晉州家侯季文以書抵某曰炎不佞紹先人遺業勤身州縣踰四十年敬共夙夜幸無顛越今浸迫耄期興念厥紹不以控於執事死且不瞑炎之先廬蓋五閏之季少卿周氏之遺址我先祖評事撤而大之既又蕩析不常我高祖考太中公合而葺之開禧三年燬於里火炎大懼室神賔戚無所於位毫積寸絫凡十有五年

以潰于成重惟評事所營在積善坊則令成室之地也於是以坊名名堂示不忘其初且俾後人斯言之依勿替有引子其為我發之余每惟聖賢垂訓惟盡所當事而無計巧覬獲之心焉是所以異乎善惡報應之説而攷之于書于易則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韻語相傳若有由來然則是與異端之所以教有同乎曰否不然也古人為善惟日不足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夫自朝至昃非必盡與物接何如其可謂善又

何如其為之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此豈有酬酢事變濟時及物之功世之稱為善者必曰舜顏嗚呼吾之所謂善其諸異乎異端之謂善與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性命於善也率是而行之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則何往而非善朝孟暮習油油翼翼如弗勝如將失之非以父母之我愛也夫亦自盡其敬焉耳明發不寐洞洞屬屬如恐弗見如將復入然不知神之

所饗也夫亦自致其誠信焉耳私朝齋沐書命習容非
以求知於公所也日暮人倦齋莊正齊非以要譽於鄉
黨也吾知循理盡分而爲之他人何與焉不敢侮於人
所以自敬也不敢欺於人所以自明也欺焉侮焉人無
加損而是心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善之與慶
不善之與殃葢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
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爲善有所懼而後不爲惡也
又況人之言行或誠或僞或公或私惟家人爲不可欺

夫使刑善於家聲孚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内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然則雖天地間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故因家侯之請顧相與切磋究之家氏源深委大侯又能恂恂守道以保厥家歷十五年不遷官今以朝

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五年矣

黔陽縣學記

大學之道必誠其意必慎其獨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耳夫天與人一氣也人與萬物一體也雖誠無為幾則已動已所獨知人未有不知是故聖賢之教因其有是實理也為之建學立師以申其義焉使人即事親敬長之近充之於仁民愛物之廣隨事體習必著必察如是而為仁義禮知之性如是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遜

之情茍有秋毫之不合則僥焉不能以斯須其曰必誠必慎云者舍是則為失其本心不足以謂之學爰自科舉取士士讀聖賢之書相與講切究圖曷嘗不知此理有如詞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歛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皆知辟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於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逾速盖其說曰正學以言

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為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逢得喪有義有命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此不惟待巳之涼亦望人太淺其為不誠不慎亦甚也寳慶初余以皐戾徙靖始亦陋其士夷其民徐即之而不然蓋民不知有紛華之悅故寡欲易足士不知有科舉之利故質實近本祀事往往用尸雖功緦亦蔬食以終喪

吉凶不以佛老無塔廟僧牒之耗郊人猶有大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間亦莫不然然則斯民也視小有才而居近利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甘受和白受采使因其去本未遠而有以開導扶植焉視他邦不既易易乎貽武饒君敏學故朱文公弟子子也為令黔陽紓滯救之摧姦抑彊威行令孚粟衍財牣思以父兄所講淑其民人縣故有學于治寺之東自嘉泰後錢君衢移之縣西南羅君方時又為禮殿餘悉未備饒君始為門牆繼葺

殿屋堂室齋館庖湢庭廡以次畢具又為繪象祭器以嚴春秋之祀命貢士單銓董其役事謁記於余夫饒君之所以厚其民者若此余雖不敏敢不誦所見聞期有以告于邑之人相與反諸其本心明辯而篤行之以無負興學之意云

君子堂記

龍舒陳侯冲即先廬之南雲錦亭之舊為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説名以君子屬某書之且曰為我敘所以

作竊惟先生精思獨得作為圖書原太極於無極驗陰陽於互根會八卦於五行明兩端於主靜凡皆無所因襲若異而實同夫惟理明義精是故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以識其屈伸清濁之分此在晚學不容復措一詞雖然嘗因是而有疑焉荷華之於詩蓋一再見鄭風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風曰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余謂此詩人憂世懷人願見君子而不可得之詞誦鄭詩者

謂刺忽之用臣小才居上美德在下其於刺忽之義容有可言而用臣之義則為得之若夫陳詩箋傳以小序為據則指為男女相恱之詞夫碩大且儼自非鉅人元夫心廣體胖未易當此而安得以相恱少之疑當為泄冶諸賢直道不容而詩人思之耳其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此殆有及緯之憂大抵詩自齊魯韓毛以後士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訓故之末矧令毛傳孤立故為詩者益固因先生運說益信二詩之義皆為思見君子

故以復于陳侯姑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焉

鶴山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鶴山集卷四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記

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中有為廉白二州太守曰崇昌徙道之寧遠縣大陽村至裔孫虞賓之中子從遠又徙營道之西曰濂谿保三傳而為元公故令寧遠營道咨即其所自而為祠一時守令各以記文

屬之其既為叙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君亢宗攝縣之四月政脩而財裕以餘法用脩校官具器服又念昔人嘗祠元公配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寓於斯作牧於斯者也而歲久類圮於是撤而新之又以屬記于某竊惟古者廟事人鬼有萃而無渙故以同氣為尸非其族類則弗享也其他人所得祠者惟功烈祭於大烝樂祖祭於瞽宗有大德而無主後者祭於主國今諸儒別族異氏且各有主後而郡國焉得祠

之盖自漢儒始有祀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説故近世儒先之祠布滿郡縣非其鄉邑則仕國也此亦不為無據要未能盡得夫萃渙之義欲辭以未達李君固以請曰顧有以告于邑之士也嗚呼如某之淺陋圖所以淑其身而未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又有疑焉大畜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行之以乾之剛健居之以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大象發之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焉審問而慎思明辨而篤行則所以畜其心之德葢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誦四先生言行於極圖而見陰陽五行之根於易通而見元亨利貞之實於知言而見中誠心性之别於大紀而見皇王帝伯之分於張子則見其受學於五峯而有聞於仁之訓於朱子則見其受學於延平而有聞於敬之訓師傳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

於其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於人歲月慆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又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余為此懼方將內反諸心思所以厚於畜而薄於言也不惟不敢以告人而亦且不暇矣李君文肅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為然乎儻遂以為記而告諸同志者相與懋敬之毋

忽

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

吾友林仲山巴守全日得柳侯仲塗氏讀書遺址乃鉏荒築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德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齋廬廩稍歲衍月益令錫之號榮殆與雎嶽嵩廬四書院相為儕等今守趙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中為堂三楹牓以率性而移書某曰願有以告于邦之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世適忠定為政

尊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俟習聞之故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諸或聞而疑之曰聖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爲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問始學例語以率性得無陵節躐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于亳曰民有常性周武誓衆于孟津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爲羣言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為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為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撮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

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
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旨也疑者
又曰以性命爲教吾旣得聞命矣其在學者則何如其
爲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
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
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
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惟位
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役於物此

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葢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是故君子戒慎恐懼以下則人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顧讀者不察耳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櫱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

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為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於是疑者舍然以作曰推本乾坤之體坎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之節吾昉聞諸此盡以復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余曰諾哉是為記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建安真公德秀守潭日嘗為惠民倉以糴于國人為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温陵曾公為守守之弗失尚慮外邑市民歳當春夏之交常苦貴糴貺小不

登將無所於訴葢公居郡以來貢賦之彛式邦國之經用毫髪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是省是去僅一年有半視元授之數既增會移鎮豫章乃出帑餘酌縣之大小户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令丞時其糴以備賑糶糶已復糴糴已復糶循環無窮自長沙善化外為縣十為緡十萬一千九百又慮奉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為令令丞去官郡稽其存否為功過且俾常平使者察焉而移書某曰昔者希元之請子為記之今不書

無以穀來者余輾然喜曰余嘗語希元子無患焉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以郡少府餘財脩其法之未備吾言顧不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任土而制貢賦視年而為國用是故民有餘粟國有餘畜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稚難阨則委積以待之凶厄喪夭餘法用以給之瘖聾斷廢各以其器食之盈宇宙間相保相助有節有授無尺地一民不相屬

馬此司牧之職分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也乃自世降俗漓上失其為主之道不井田不封建民散而無所繫六經之書僅為記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富連阡陌貧厭糟糠固其勢然也而為民父母者初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其仁鄙夭壽貧富强弱而莫之戚忻也甚則伺間索瑕陷之罪而襲奪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政之闕然非視為具文相承則移給它用其謹脩而固守之

者葢鮮況能清心約已閑無窮之惠於暮歲之餘者乎故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今為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固辭豫章之命未得請云

祖徠石先生祠堂記

祖徠石守道先生景祐中嘗為嘉州軍州事推官後一百四十年故兵部侍郎陽安趙公介居是官始即廨之西偏為直節堂以妥先生之像歲久不治寳慶三年唐安張君光祖為嘉定軍節度推官撤而新之仍存舊榜

而以書抵靖俾具識其事竊惟世降俗薄是非瞀於好惡向背變於死生者何可勝數迨夫歲月浩渺情僞寂寥而著乎人心者隱然與所性俱存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況先生之仕于嘉才月餘耳而閱二百年惟先生為不可忘此非可幸而得也先是天聖以前師道久廢自先生從孫明復氏執禮甚恭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覃思六經排抵二氏東諸生始知有正學仕嘉州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未葬

者七十喪孝弟之風刑于國人去喪召為國子監直講

會天子進退大臣增置諫官御史銳意求治先生奮不

顧禍為聖德詩七百言尋又以伊周望大臣於是連觸

姦相雖葢棺之後殆且不保凡二十一年始得歐陽公

之銘以奨夫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蓋無父無

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是謂在三惟其所在而

致其忠愛焉舍此而它求雖有麗藻洽聞不足以為學

也而先生之所服行者在此而不在彼其為言曰學者

學為仁義者也唯忠能忘其身唯篤於自信乃可以力行也故以是行已雖朝辭而夕替所不皇恤然則士之登斯堂也居是官也考言觀行其亦知所擇哉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為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衆怒為君記此寃嗚呼既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尚寃之足慮張君其以是書諸牲石雖地遠世後必有發於斯言者矣

涪州社稷壇記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人則禀氣受形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是故先王之制饗帝則於郊祀社則於國凡皆以類求之其在邦國都鄙也設其社稷之壝社祭五土之示而配以句龍稷祭五谷之神而配以棄大抵自中門右社而下有大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有州社有市社有里社有勝國之社而其社之有祈有報者則皆與稷並祠焉然而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而社稷以下凡有邦有土下至二十五家之民皆

得祠之且不特祈報於是也天地之裁陰陽之沴寇戎之警宫室之考亦於是乎類之禰之空之衈之或曰是無巳瀆乎曰不然也此天之所以為尊而地之所以為親也天之高高不可得而瀆也而人依形以立取財以養故教民美報唯是為切近下逮齊民無間也自王政不脩浮屠老子與淫𥺻不經之祀窺見罅漏入操其柄乃至謟非其鬼祭踰其望天地山川而宫室之龍蛇異類而冕服焉所謂社稷則鞠為榛莽之墟守令始至與

春秋祀事僅一造焉況有如涪陵之社則邈在西山之顛亂石衡道危不可陟望祀于治平佛舍然則涪視今諸郡其瀆禮爲又甚博士謝侯興甫來爲守慨然曰事有大於此乎度郡之東爲壇三成者二壇各有壝爲齋廬三楹于北墉下自日至而戒事月窮而畢明年春錯事其上寮吏謂是不可無紀則馳書以屬某竊惟不佞安足以知此顧惟禮壞樂廢士安見聞之陋以疑天地之性人怵利害之私以淆鬼神之分故因侯之請而重

有感焉乃誦所聞請識諸牲石期來者之勿壞也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凡官寺必書前人名氏非以備故實資博聞也大書而深刻之將使後之人習其讀而問焉必曰其為循吏其為廉吏其為能吏不則曰是為酷為貪為庸蓋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夫人皆有是心焉耳斯其為懲勸不已多乎江出汶山合西南衆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故涪陵在今為要況又郡之西南接盻

黔南平諸郡民夷雜揉綏御維艱故郡守之寄在今為不輕長沙謝興甫縣太學博士外補繼守是郡郡雖有壁記尚多刓缺博士乃稽諸郡乘訪于耆舊自孫侯熙而下得五十一人攻石而鐫之移書其俾識其首夫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善不善自見題名之凡例亦姑記氏名年位耳而賢否之在人心雖數百年猶炯炯如見然則居是官者可不思其職分之所當為者乎

常德府東湖記或作東園

大府寺丞四明林公以湖北路祥刑使者治常德府會攝守事乃寶慶三年之秋繕城浚隍得城東廢地為圃與民共之臨邛魏某嘗被命守是邦旋以皐戾徙靖靖實公所部明年命記成事不敢以寡陋辭東門之衍籍于侯都溝封弗戒歲異月殊斷潢裂壤畱翳所於帝命林公使節州符靡徼不究昌蠹弗除溥彼武陵城郭虧疏言坯言捄相彼闉闍彼城之隅有煁其湖顧謂賓佐風氣之儲而是陻阢盍辟而胠畧址賦丈度材庀徒自

朝宗門迄西南郛東西揹脩其廣百堵埤厚濬深剔䟽沮洳信偃起仆披聾發瞽乃基乃堂攸館攸宇統之湖水沈沈渠渠為梁十所可舟其下庚鄭氏樓以門其圃鷺橋為防以泄以豬以流其惡以戒不虞公與其屬于方于車䟽視瀹聽志明體舒侯士若民于曳于婁節宣勞佚聲和氣愉自有宇宙山川與俱奚隱乎人今有昔無如艮止徙从畜弗紓霍然陽開何天之衢人如睽孤或豕或狐遇雨之吉羣陰畢驅如人心然所居廣居所

立正位所履大塗為閭不用謬迷厥初一日克巳我室我廬不假外求隨處裕如下客不佞記事之餘請歌唐風以儆宴娛其詩曰無巳大康職思其居

瀘州贍軍田記

瀘為郡介江若二水閭窑邇疆埸自熈寧升帥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

往一石爲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以病眉青神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威行惠孚百廢具脩嘗以歲儉爲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爲代之又念餉皆軍儲未裕發七萬緡以佐之然而終以瀘人抑酤之害未有已也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顧贍郡國處處靡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必爲乃知清心約已何事不可爲也而余於此又重有感焉軍之爲民病久矣志士

仁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廩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為師地上有水為比比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誘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既匪令典亦無明文雖攷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貿人與司兵又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

貢司右之等此常廪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典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鄭康成諸儒憑私臆乃直以田穰苴司馬法為證審如其説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衆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録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獘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筭

謚邦賦以弁制擬國服以没財掄商為先王所甞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法何怪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輙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盖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捄此其閒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

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共軍則其為法顧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茍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胥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自慶歴間與程大夫為友二程子從之游葢昉此横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焉前倡後承積百

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初胡文定公始請爵程子兄弟而從食于先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忞始祠元公于舂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轍跡所蒞皆有祠而横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歷而與享之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為祠記葢不知其幾矣文公宣公既各賜謚某奉使潼川遂以四先生易名為請俞音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某雖不佞猥嗣記載為文者又已七八矣葢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兄高瞻叔定子守

長寧始至屬士于學而告之以人位兩間天賦甚厚自待太涼其末勉之以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人嘆師道之不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學而朱張二子配焉移書其令敘所以作顧在他人猶弗敢辭矧吾兄乎然而學益久而憂益深記益多而疑益甚葢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億可以為之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

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有人所師表而白首不見用者乎若有功烈如禹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為秦漢以後之制而况古所謂庠序皆為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攷或聞而笑之

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書則先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憂益深疑益甚者徒以風氣日異去本愈遠耳三代之王也域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也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没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以為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没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是

賢記禮之儒釋經之士習見其事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乎父詔子承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為儒者之巨擘以取科第為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為用世之要道間有不肯自混於俗則入佛入老鑿空架虛疑周公仲尼未睹此祕不有周程諸子為圖為書披聾發瞽如是而為極為儀為性命為仁義禮知為陰陽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

所於聞然則於師異指殊之久猶賴諸儒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亦扶世覺民之大務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剽竊語言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為規取利祿計此又余所甚懼焉者士登斯堂盍相與共惟斯義為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於吾鄙者併僭言之

眉州刱貢院記

國朝設科取士損益隋唐之舊凡二百有七十年矣列郡校試寓于浮屠之館者十有七八承平日久人物衆多貢士之宫於是浸備而眉為士大夫郡取士于鄉于大學于諸道者視他州為多自慶元初分貢額于諸郡眉以三十六人益為五十有二士之投牒益盛於前顧猶寓試于開元佛舍因陋就隘不謂闕典與劉文節公嘗議改為迄於增廣其亦嘗度地北郊尋亦因仍令守黄侯申居郡之明年即學宫之側辟為爽塏與有旁近

僧廬之廢者而更築焉東鄉為堂皇一為中門三外門三南鄉為便坐一主司之直廬十南北鄉為試士之廡七列東鄉五列凡五百楹劉公舊廡居三之一以至庖湢府史封彌謄録之舍下逮什器靡微弗具又外為周墉賦丈四百五十少府既以餘法用具餱糧稱畚築煥章閣待制李公臯始訂其議至是又捐資為里人倡凡得錢二千萬轉運判官黃公伯固廪公模前後所發如之不足則刑獄使者郭公正孫又發五百萬卒成之其

居靖未逮俟以李公之意來言曰是不可以無記子之甞爲守於斯也以惟子請嗚呼俟所以待邦之士其誠且厚若此子所欲爲而不能也予曷敢不諾雖然每惟科舉取士至於文巳密而㢢滋多法益詳而意逾薄則未嘗不深有惕焉古者閭月書族時攷州歲比鄉三年而賔興衆賔之席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詞也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實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懼而抑之寧收卑近無拔儁尤其

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古者使民興
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脩於家而民自為鄉謀
故毀譽公而賢否明令以一日之長一夫之見而投之
以非所素習之事授之以非所素附之民積日絫月而
為鄉為公天子所與論道經邦皆若人也嗚呼斯其為
學製學御不已多乎且六經之書家藏而人誦之其下
利而上義賤浮而貴實夫皆有是說也而夷攷其朝夕
之所孳孳則所以治其國者秦漢以後郡縣迫促之規

也所以脩於家者隋唐以來科舉纂綴之業也言行心迹曉然相違而人不以為異葢其說曰仕為養也為將有行也使所學與言稍違時律則有司之所必棄此不惟薄乎待已亦淺之望人矣且以言取人固非易事然而聆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文也者命於氣立於志成於學而獨不可以觀人乎國初之文宗尚西崑至於仁祖之季詭異日甚嘉祐二年貢舉士所推許者詭異之尤也而歐公所取乃皆平澹爾雅之文是邪之二蘇公

尤重茲選方二公之隷于家塾而爲是學試于禮部而操是藝也使令之士必曰此非時所尚也而士以是進有司以是取不惟進不失正取不失賢繇是遠近聞風日改月化極于元祐之盛學醇行脩歷數世而流風未泯然則試藝於斯攷言於斯者顧瞻江山想像儀刑亦可以得師矣侯之沈沈其字翼翼其廡非徒以飾美觀也數千里而謁記於予也非徒以書成役也敬其事重其始所以望於吾鄙之士庶其在是夫侯予同郡人紹

熈四年進士歴三郡守皆有德於民令以治行尤異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云

北園記

古者域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為之君師而王朝之公侯國之卿皆有師保之義焉保以安之師以教之然而相觀而善莫鄉里為切近也則閭各有塾以鄉之大夫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為射為飲則為之遵入自門左席

于尊東夫非惟貴爵崇齒之爲所以攷德問業刑善而
勸賢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孟
子亦曰其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葢出而師保萬民入而父師鄉里其爲成巳成物
則一非必曰仕而後有行也自田制壞鄉法廢庠序射
鄉之會不復可行士大夫由乎流俗傲仉之中非隱居
遯世以獨善身則席寵籍位以迫蹙民夫天授人以聖
賢才能將以先覺後非使之自有餘於一身也天授人

以高位厚禄将以大治小非使之自有餘於一家也由二者而言能自善其身則仁遜孝弟之刑猶有以善俗也自有餘於其家而豐已餍民不惟民無所頼且一國之所慕而使之習非效尤是則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蓋仁遜必一家之積而貪戾則一人之為耳斯不亦自遏其躬乎某之病此久矣嘗以家居暇日築室鶴山之麓将聚友而麗習焉規摹粗設而才不逮人力亦未贍得罪南遷又即靖之鶴山築室以尋前志士或不鄙

而辱從之然靖居天下窮處衣冠鮮少一日眉之走隸
款門遺之書則眉之先達李公季允甫也遺之圖則眉
之北郊公所爲北園也園東鄉中爲志堂序分十舍曰
求仁曰立義曰復禮曰崇仁曰請益曰由頤曰履信曰
窮理曰近思曰篤志其左南楗其右北楗其後爲讀書
巖爲時臺臺之上爲東樓又曰極高明其前爲西閣爲
麗澤堂堂後有方池衡從三畒釃二渠其下甓木爲坊
以豬泄之堂分二内爲存齋復齋堂之左夾搞山名榜

曰儒相精舍為省齋克齋其右夾望蓋顧津榜曰忠諫精舍為誠齋篤齋自餘不可殫紀大抵目擊身履無非格言精義之著雖水華庭州園芳檻竹所以館之名之亦皆克自規儆匪宴娛之共且以書來曰吾之為是也羣鄉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間人往往謂吾徒自苦不知吾儕所樂蓋在此不在彼令役事既竣而未有以記將子是屬嗚呼俗淪士散家自為學而李公以耆德宿齒不自有餘慨然自任以仁遜孝悌之責使國人弟子咸

有所矜式焉然則今之大夫士退而巷處者夫皆若是也雖古制未可遽復將不能興鄉里之化軌俗厲賢以給時用乎謹述舊聞以授使者為此園記

邛州先茶記

昔先王敬共明神教民報本反始雖農嗇坊庸之蜡門行戶竈之享伯侯祖纛之靈有開厥先無不宗也至始為飲食所以為祭祀賓客之奉者雖一飯一飲必祭必見其所祭然況其大者乎眉山李君鏗為臨邛茶官吏

以故事三日謁先茶告君詰其故則曰是韓氏而王號相傳爲然實未嘗請命於朝也君曰飲食皆有先而况茶之爲利不惟民生日用之所資亦馬政邊防之攸賴是之弗圖非忘本乎於是撤舊祠而增廣焉其費則以例所當得而不欲受者爲之園户商人亦協力以相其成且請于郡上神之功狀于朝宣錫號榮以侈神賜而馳書于靖命記成役予於事物之變必迹其所自來獨於茶未知所始葢自後世典禮訛缺風氣澆漓嗜好日

新非復先王之舊若此者葢非一端而茶尤其不可考者古者賓客相敬之禮自饗燕食飲之外有間食有稍事有歠涪有設梁有擩醬有食已侑而酳有坐久而蕈有六清以致飲有㮚葉以嘗酒有旨蓄以御冬有流荇以為豆湆有湘蘋以為鉶芼見於禮見於詩則有挾菜副瓜烹葵叔苴之等雄葱芥韭蓼堇枌榆瀡深蒲落筍無不備也而獨無所謂茶者徒以時異事殊字亦差誤且今所謂韻書自二漢以前上泝六經凡有韻之語如

平聲魚模上聲麌姥以至去聲御暮之同是音者本無它訓乃自音韻分于孫沈反切盛于西域然後别爲麻馬等音於是魚歌二音併入于麻而魚麻二韻一字二音以至上去二聲亦莫不然其不可通則更易字文以成其説且荼之始其字爲荼如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之類陸顔諸人雖已轉入荼音而未敢輒易字文也若爾雅若本草猶從艸從余而徐鼎臣訓荼猶曰即今之荼也惟自陸羽荼經盧仝荼歌趙贊荼禁以後則遂

易荼爲茶其字爲艹爲人爲木陸璣謂椒侶茱萸吳人
作茗蜀人作荼皆煑爲香椒與茶既不相入且據此文
又若荼與茗異此爲已可疑而山有樗之疏則又引璣
說以樗葉爲茗益使讀者貿亂莫知所據至蘇文忠始
爲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其義亦既著明然而終無
有命荼爲茶者蓋傳注例謂荼爲茅秀爲苦菜子雖言
之誰實信之雖然此特書名之誤耳而乎於是重有感
於世變焉先王之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飲食之物無

征也自齊人賦鹽漢武榷酒唐德宗税茶民之日用飲食而皆無遺筭則幾於陰復口賦潜奪民産者矣其端既啟其禍無窮鹽酒之入遂埒田賦而茶之為利始也歲不過得錢四十萬緡自王涯置使勾榷由是歲增月益塌地剩茶之名三税貼射之法招商收税之令紛紛見于史冊極于蔡京之引法假託元豐以盡更仁祖之舊王黼又附益之嘉祐以歲課均賦茶户歲輸不過三十八萬有奇謂之茶租錢至崇寜以後歲入之息驟至

二百萬緡視嘉祐盖五倍矣中興以後盡鑒政宣之誤而茶法尚仍京黼之舊國雖賴是以濟民亦因是而窮冒禁抵罪剽吏禦人無時無之甚則阻兵怙强候時為亂是安得不思所以變通之乎李君字叔立文簡公之孫文簡嘗為茗賦謂秦漢以還名未曾有勃然而興晉魏之後盖明於世道之升降者其守武陵嘗請減引價以蠲民害叔立生長見聞故善於其職予為申述始末而告之

鶴山集卷四十八